

恋爱专家

◎杨汉祥

在我家乡通东一带农村,人们所说的“恋爱专家”是一种贬称,实际上是对那些在恋爱上朝秦暮楚,甚至玩弄异性、骗取爱情之类人的一种批评与指责,而我年轻时也曾不幸被贬为“恋爱专家”。

那是我当兵第三年,亲友们见我年过二十,便热心地替我介绍对象,我父母为这件事也忙乎了起来。部队领导听说家中要我回家相亲,就给我批了十天假期。其实扣除来回路上的时间,我真正在家的时间不足一个星期。到家第二天,我与女方见了面,也许是我身穿军装的缘故,女方的父母对我高看一眼,当天就留我在他们家吃了中饭。我父母对此过意不去,第二天也回请了女方的一家。这本来算不了什么,但按当时我老家的风俗,这样一来这门亲事算是定了。我对此却不以为意,觉得这只不过是认识,应该等通通信、多作了解后再作决定。后来几封信一通,对她有了一些了解,我才意识到这个姑娘虽然不错,但她有很多地方不适合我,于是,我连忙写信回绝了这门亲事。

后来的一次探亲期间,又有人替我介绍了一个对象。俩人见面也谈得很好,可是回部队后与她通了几封信才知道,她文化程度低,与我的择偶标准相差甚远,于是又没成功。

不久,有个老同学替我介绍了一个在家乡医院当护士的姑娘,这回我再也不敢马虎了,经过再三了解,觉得这个姑娘不错,于是便大胆接触,通了半年多信后,准备与她正式确定恋爱关系。不料就在这时,姑娘突然提出了一个条件,说她从来就不喜欢穿军装的,我得马上复员回乡,否则就免谈。不爱军人的姑娘肯定不值得我去爱,就这样,这门亲事又一次告吹了。

之后还有几次不成功的相亲,老家有不少人开始不能理解了,对我的议论与指责也多了起来,什么“现代陈世美”“生活作风不正派”“感情骗子”等大帽子接二连三地扣过来,最后给我定了一个“恋爱专家”的坏名。一时间,我在家乡声名狼藉,连我的父母也认为我在谈恋爱上做错了什么,害得他们在乡邻们面前抬不起头。我因为不在老家,没有直接压力,仔细思考下来,自己平时很少回老家,要在家乡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对象不可能很顺利,所以我再也不轻易在家乡相亲了。后来,我在替战友代写家信的过程中,歪打正着地与外地一个当小学教师的姑娘结为笔友,接着,在长时间的通信中逐渐加深了了解,增进了感情,最终正式确定了关系,走进了婚姻殿堂。

仔细想想,恋爱结婚毕竟是终身大事,来不得半点马虎与随意。要是当初因为被误解就沉不住气草草结婚,最终尝苦果的还是自己。

本版投稿邮箱:
2457901059@qq.com

九十老妈争取“话语权”

◎周云龙

老妈半躺半坐在床上大半夜,我发现她真的生了气:反了,我现在一句话都不能说了?

惹她生气的,是我姐姐。姐姐的气更大,她是应我的请求,放弃外面打工的岗位,回来照顾母亲。哪知好话没落到一句,回家一年间,已与母亲“斗争”(主要是斗嘴)数个回合。姐姐一肚子委屈:年纪那么大,不要她操心烦神,不是求之不得的好事?她偏不,什么事都要问。

最近,一个亲戚可能要到乡下做客,妈妈赶紧和正忙着加工外贸衣服的姐姐商量:要上街买点菜,忙顿像样的饭啊。姐姐已经忍受太久老妈事无巨细、事事关心的唠叨做派,没好气地回一句:“我在家里,这事不要你问啊!”

老妈可能也忍受太久女儿事事不给问的霸道作风,放大声音怼她:“这句话哪儿错了?我就不能说句话?犯的什么法?”

妈妈命令姐姐将电话拨给我,让我在电话里给她们评理:“你叫她回来陪我,我现在是不是一句话都不能说?我是哑巴?让她回来就是谈谈家常的。她天天忙着做她的活计,到吃饭时才喊我一声。平常问到她什么,都叫我别问。她在手机里,跟别人有说有笑的。每天跟孙女通电话,笑得有多开心。哎,跟我一句话没有,我要她回来干什么?找气?”

上一次远程电话评理,是因为妹妹生病住院,她们不想让老

母亲担心,一直瞒着。母亲几次问起,都被姐姐堵住话头。妈妈气极了,当场倒地“示威”,吓得姐姐赶紧求饶让步。

再上一次妈妈与姐姐置气,是因为她不断催问田里的稻子何时收割、豆子何时下种,姐姐被问得烦了:“你多大岁数了?你只顾吃了玩、玩了吃就行了,其他事统统不要烦!”妈妈被她劝得急了:“我不是个人啊?看在眼里,心里能不急?我说话,你们就嫌烦!”

姐妹们不理解母亲的瞎操心,老母亲反感她们不告诉她事情、不让她说话。有一个特定的背景是,老母亲这几年听力衰减,需要人凑到耳朵边上,放大声音喊,她才能听明白大概意思,常常还会听错听岔,免不了生出闲气。忙于生计、家务的姐姐、妹妹,不可能什么事都及时领会到位,不大可能什么事都考虑老母亲的感受。代际矛盾,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。

妹妹没有多少文化,但是她也懂得由此及彼、由人及己,而且颇有心得体会:我们老了估计也像妈妈一样,不该问的事都要问,儿孙肯定觉得烦,将来肯定有气受……最好不要生活在一起。

在妈妈与姐妹们的连续碰撞中,我倒是有一个新的发现。照理说,吃的喝的穿的住的用的一样不要愁,妈妈应该心满意足、高枕无忧了。可是,她开始闲得慌,身边没个随时陪她说说话的,觉得自己傻子似的,无聊。一方面,她想当听众,

了解家内家外发生的大事小情;一方面,她又需要听众,分享自己的所思所想,其实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,说过一遍又一遍的老话。长寿的人,也难免有缺憾,妈妈就缺忠实听众。家族以及村里和她差不多大年龄的,大多数已撒手归西;还在的也深居简出,有的常年卧床。年轻的说话,她听不到,也听不懂。她说的那些呢,年轻人又不爱听……耳朵聋了,嘴再闷着,能不着急上火嘛。

在文化人的认知里:少言,是一种能力;不说,是一种智慧。有人夸张地总结说:“三年学说话,一生学闭嘴。”可是,我的文盲老妈,九十出头了,竟然三番五次为争取她的说话自由而与子女们展开较量,甚至大动肝火。印象中,妈妈从未有过如此的激动。是因为文化的缺乏、年龄的老化,还是作为高等动物的人开口说话不过是基本的、永恒的诉求?

转念想想,文化人真的“闭嘴”了吗?在亲人、好友面前都“闭嘴”了吗?那些关闭、停更朋友圈的朋友,其实有着更多线下交流的机会和人群,只是不在公开显示的圈群里说话罢了。当然,文化人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,他们更容易与自己对话、与自己和解。

不过,我还是更加敬佩我的老妈,耄耋之年依然思维清晰、逻辑性强,并且执着地“在沉默中爆发”。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向来是人类的追求,事实上,大字不识的文盲母亲,不知老态龙钟,也在身体力行、孜孜以求啊。



永不贬值

◎马俊

在网上看到一个短视频: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太太给晚辈钱,只见她一层层打开自己的布包,抖抖地掏出一块钱,交给晚辈。老人的记忆应该还停留在她自己当家的那个时代,不知道如今的一块钱跟以前的一块钱没法比。看着老人的样子,我的鼻子酸酸的,一下子想到了我的祖母。

我小时候,最受祖母宠爱,她把好吃的东西都留给我。我现在依旧记得她踮起脚在柜子里面摸来摸去的样子,仿佛变魔术一样,总能变出糖果或者糕点之类的。如今,我看到那种老式的木柜子,总会条件反

射似的流口水,仿佛里面都藏着好吃的。

祖母习惯了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,我结婚的时候,她把自己唯一的“藏品”送给了我——一条金项链。我梳洗打扮完毕之后,祖母亲手把金项链给我戴上,然后端详着我说:“真好看!”

我们当地的结婚习俗是,新娘头天晚上准备完毕,第二天早上等新郎来接。第二天早上,我的同学们来了,一个女同学看到我的装扮后,悄悄对我说:“金项链俗气,现在流行戴铂金项链。你把这条项链换了,这身行头立马就能上一个档

次!”我听了她的话,有些生气,时间又紧,就没理她。事后我才跟她解释,她马上理解了。

我结婚以后,有了孩子,可祖母依旧把我当孩子。每次回娘家去看望她,她照旧赶忙到柜子里摸来摸去,摸出几块糖果或者糕点,给我吃,给我的孩子吃。生活条件好了之后,她还会摸出钱来给我,十块二十块的,我不收她会生气。我只好乖乖收下她的钱,临走的时候再往她的床下塞上几百块钱。

祖母去世了,金项链我一直珍藏着。黄金可能贬值,但爱永不贬值,生生世世。